

六祖大師化迹因緣

趙亮杰居士著 增修版 千華法幢叢書③



趙亮杰居士 著

六祖大師化迹因緣

〔增修版〕

千華出版公司 印行



千華出版·必屬精品

(版修增) 緣因迹化師大祖六

作者：趙

亮

杰

發行人：廖

雪

鳳

發行所：千華出版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號二樓

電話：(〇二)三九五二二四八

三九六二一九五

郵撥：第〇一〇一〇二一三號

千華出版公司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

第三三八八號

印刷所：雨利美術印刷公司

地址：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1巷5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九日增修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十日第一次印行

若有缺頁、污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定價 1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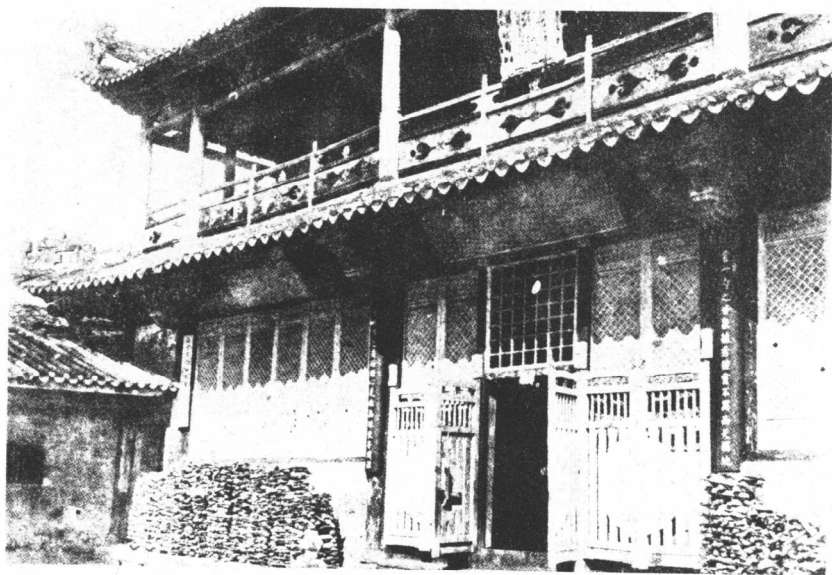
曹溪六祖大能師肉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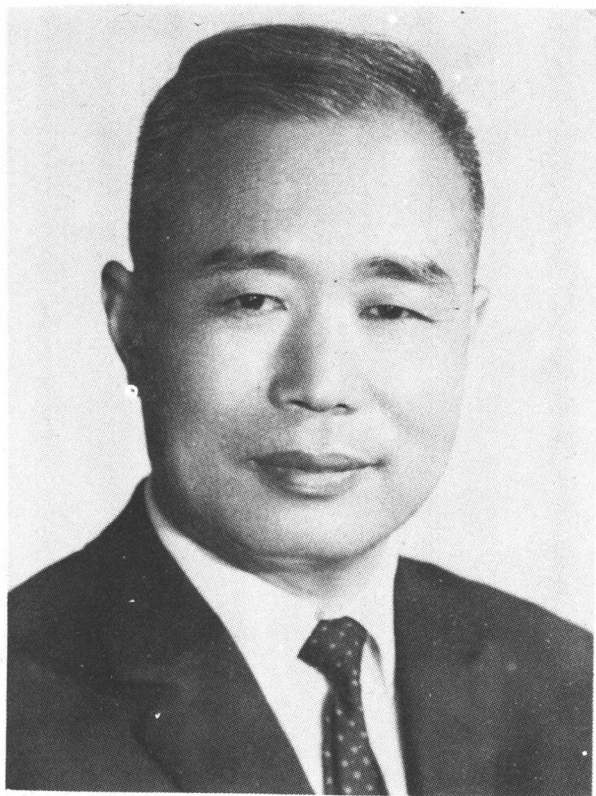
菩提自性
本來清淨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南華寺漢門



南華寺六祖殿



趙亮杰居士

序一

民國道安

六祖惠能大師，是一個不識字的樵夫，但他所證到的無師智與自然智，却能為法海、神會、永嘉、懷讓、行思等大學者的導師。他所說的法，由門人法海、神會等記錄整理起來，成為一千三百年來的唯一禪宗大典。由於他的壇經的啓發，中國歷史裏增加了一千三百多員名人；中國哲學界，因它而孕育了宋、元、明六百八十多年的新儒學思想。換句話說：唐朝雖是八宗齊揚，開花結果，登峯造極的黃金時代；真能兒孫滿寰宇，信仰賅朝野的，那就只有禪宗一派的獨佔天下。六祖以前的五位禪宗祖師，因宗「楞伽經」，且沒有像壇經這種開門見山法義流布的直指「但論見性」的宗旨；而他們又是單傳，所以默默無聞於世了。

近世紀來，由於敦煌石室被歐人發現，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敦煌所發現有關禪宗六祖壇經及神會語錄方面的，竟有好幾種，增加了禪宗的真實史料不少。

今日流行的六祖壇經，是經過後來好幾次的修訂本子。而現藏在倫敦博物館的敦煌壇經古本，（敦煌寫本）經學者考定，是六祖大師去世後二十一年所集的原始稿本，（此寫本，日本及我中央研究院皆有影本）又有北宋初年（一〇三一）惠昕的二卷十一門的壇經古本，但本子無存。又日本還存有最澄大師手抄的「曹溪大師別傳」。此別傳，成為宋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契嵩大師重編三卷十六品壇經所依據的「曹溪古本」的底本。到了元朝至元辛卯年（一二九

一）元宗寶法師，又將壇經重編修改，現刊在明代藏經中的「明本」，今天所流行的本子，就是明藏裏的最後定本。敦煌寫本，只有一萬二千多字；惠昕本有一萬四千多字。惠昕本只增加了二千字；而明本竟增加了九千字之多。我不是考古家，是為「六祖大師化迹因緣」寫序文，關於各種不同本子的內容增減，當然不必在此多費筆墨了。

現在我要說一說全系佛教的修行方法以結歸到禪宗的頓悟法門上來的大勢。印度佛教初期，修行方法極為簡單，只是教人沉思反省修入正道——戒定慧——而已。因此悉達太子出家能打倒那極繁瑣祈禱於神的婆羅門教，創立了新的宗教——佛教。釋迦去世，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分發於各地，佛法更加光大起來，婆羅門教，在佛元十世紀中，幾乎全部坍塌。佛元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婆羅門教的教徒，用偷天換日的手法，他的教徒與教義，慢慢滲透到佛教寺院中去，實行「人其人」，「書其書」的辦法。於是佛教由大乘而一變成為密宗教義了。佛教回復到婆羅門教的本來面目時，佛教即宣告死亡。（當然，印度佛教之亡，原因尚多，此乃是其重要之一環）此由於印度佛教界沒有革新頓悟的大思想家大血心漢子（龍樹的中觀系與無著的唯心系只是哲學的思辨家非禪）的禪宗之故。他們只有漸教的修行方法；而無超越頓悟快刀斬亂麻的禪宗思想家。

那末中國佛教修行的思想路線和方法又如何？我們打開藏中的翻譯著作，注疏的歷史來看，初傳入的多為「阿含」「方等」之類，那些都是漸修漸悟的路子，到了羅什所譯的「中觀」「維摩」、「金剛」、「法華」等雖是大乘教典，而他自己所編的「思惟略要法」就大行一

時，此書內容分為「先明形（身）疾輕微；心病深重。次明四無量觀法，白骨觀法；觀佛三昧法；法身觀；十方諸佛觀；觀無量壽佛法；諸法實相觀；法華三昧觀法」。此種漸悟漸修的漸教，仍舊脫不了印度修行方法的老路子。佔有中國佛教修行歷史最久的天台宗的「止觀法門」，根據上面的方法而來的。此外如律宗，淨土宗，唯識，中觀等，近於禪的天台、賢首宗派的修行方法，不管判教判得如何圓，如何頓，但仍不出漸悟漸修的窠臼。密宗在唐代曇花一現而失傳，雖倡「卽身成佛」之旨，但儀式極為繁瑣，竟有「窮不學密」的口號流行，當非一般人所能問津，還說什麼頓悟頓超呢？

「明心見性，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壇經以「無念為宗」。所宗不離「般若」的頓超。所以中國叢林千多年來的功課中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都是六祖大師所提倡的。六祖以前禪宗所宗是「楞伽經」，六祖所宗為「金剛般若」，所以他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上最第一」。只有第一的智慧火聚，燒去一切無明妄想，生滅去來，離四句，絕百非的義理葛藤和繁瑣的宗教儀式，才能證到人人唯我——自性——獨尊的本來面目。這是活潑潑，火辣辣的慧炬，所以他呵斥「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以常坐不臥為功夫的神秀漸修之徒。他才能使法達「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亡」的大手眼。

其實，「頓悟」「頓超」法門，老早在東晉時代的「道生」就實行宣布，不憶到三百年後，六祖大師及其弟子們樹起這面大旗子來。這面旗子，不但佔了中國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地盤，連日本也是他的殖民地哩；於今日本又將這面大旗插到了美利堅的大陸土地上了。偉大的

惠能大師，偉大的禪宗頓悟法門！

禪，是世出世間所共有共修的實踐法門。如佛典中所修欲界的薄欲定，未到定；色界的離生喜樂定，定生喜樂定，離喜妙樂定，捨念清淨定；無色界的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非想處定。此外如安般禪，五門禪，念佛禪，實相禪，乃至百八三昧等，莫不是漸悟漸修禪的基礎。也可以說是依教修心的禪法。到後來成為「悟心成佛禪」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超教的頓悟，也可說是卽心是佛禪，見性成佛禪——「成佛以體悟為宗」。此可以達摩、慧可、僧燦、弘忍，惠能為代表。再次為超佛的祖師禪，如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希遷、道一、百丈、德山等屬於這一系的禪法；再次為超祖分燈禪，如臨濟、曹洞、滿仰、雲門，法眼五宗，及黃龍，楊岐二派，是為五家七派的禪法，這些禪宗大匠各有不同接引學人的方法和手段，乃至呵佛罵祖。這些禪，盛極於唐宋，衰落於元明清，雖間有二三出格宗匠，其行法，多走上融禪歸淨一條路上去了。元明清的禪法比宋代的禪，又大大不同，轉變為「公案的拈提，參話頭，看念佛是誰的禪淨合修，宗教的融合，空默的觀照，坐香跑香的金山派等。可是禪宗衰而儒家理學因而大興，禪門日趨下坡。禪宗原來「佛法無多子」，有如平民作王，一旦垮下來，就窮得一塌糊塗，到不如所教的講師，還能存幾部注疏講義，存點義理之學。雖然禪是以「頓悟」為上，除非再來大士，若無精研三藏教海的大通家，絕對沒有大禪師出現的。元明清的禪師，多走入野狐禪的口頭禪，實為大不幸，這不能不是吃了「不立文字」的虧了。

壇經流行一千多年，最奇怪的是沒有一本注解或講義，三十年前上海丁福葆氏，依漢代成

規的執見，因以經注經的法子，刊有六祖法寶壇經的注釋，但初學的人勉強可以看壇經原文，但却看不懂丁氏的注解，因他所引的都是古書中的成語，既不分段，亦不加己意，實等於不註。民國四十七年，松山寺佛學研究部同仁請講壇經及牧牛圖等。趙亮杰居士，亦參加其間，遂有壇經貫珠之作，余閱了幾篇，好不透徹。五十一年趙居士應獅子吼月刊之請，遂將貫珠改寫為今天的「六祖大師化迹因緣」，分期連載，頗得海內外讀者讚歎，並要求印成單行本，以廣流通。

趙居士此著，我私心認為非常成功，他對大乘佛學，修學甚深，對禪學亦頗有心得。他的貫珠成為一千三百年來的第一部壇經的大作，必然為佛教界廣大讀者所歡迎而讚美。

中華民國建國五十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於臺北疊翠山松山寺

序 二

六祖壇經，傳佛心印之法寶也。何則？諸佛依二諦說法，此經壹是以空有不著，明二諦，顯中道為旨趣；謂非傳佛心印可乎？豈第佛門宗匠，奉為向上，頂戴受持；卽世之鴻儒碩彥，亦靡不嘆服為思想界之超然意境也。當此業海狂濤，人慾橫流，國際情勢，危疑震撼之時，欲挽回世運，以救科學之窮，則捨此莫屬焉。

大乘佛法，以六波羅蜜為總要；而六波羅蜜，復以金剛般若為總要，六祖大師既聞金剛般若而悟性，復以其所悟諦理，隨緣度化。壇經卽其化迹之實錄，亦卽金剛般若之總要也。故其言簡義賅，如芥子之納須彌。末法衆生，業深障重，求一於此，能游刃其間，剖析入微，了知芥子匪小，須彌匪大，不驚，不怖，不畏者，幾不可得。是則不解壇經所說義，則無以啓金剛般若之牖，乃至諸大乘經之無量法門，亦無由窺見。其將永淪生死，流轉五趣也。

耶。

趙亮杰居士，宿具慧根，深入法藏。為衆生故，乘彼願力，輒於公餘之暇，以筆說從事弘法，假各佛教雜誌，權作道場。其所著六祖大師化迹因緣，採語體貫珠方式，將壇經奧微，闡發無遺。可謂：徹法之源，激法之波，濬法之流，洋洋乎，滙入法海，真向上之階梯，法雨之慈雲也。至若構思之巧，運筆之妙，乃餘事耳。在近人著作中，實所罕見。曾在獅子吼雜誌，連載刊出，讀者嘆為觀止焉。競函獅刊社長道安老法師，編冊印行，以拔衆苦，師諾之，並獨任刊資，略無難色，今當付梓，趙居士來囑為之敘，予以不讀六祖壇經，無以窺金剛之奧秘，而讀趙君此著，尤為讀壇經之善巧方便也。其有利於宗門，豈淺鮮哉，因樂為之序。

甲辰初秋蒲圻鄧翔海作於臺北寓次

序三

「至理」無言，而無不言，「大道」無狀，而無不狀，是故如來說法，非為說法，而說法，萬千「譬喻」，非為「相狀」而相狀，乃以「言說」宣示「無言」之旨，以「相狀」透視「無相」之「真諦」也。是故如來出現于世，原無「一法」與人，亦無「定法」可說；然而為度「衆生」故，隨「緣」破「執」，因緣說之。法華經曰：「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大事」者何？令諸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佛知見」者何？曰：「佛知見」者，乃透視「一切法」無有「障礙」，無「障礙」故，則「知見」不立；「不立」者，「不住」也；「住」者，拘泥為義；是故「知見不立」，即「言說」不著「言說」，即「相」不著「相」也。以其即「言說」不著「言說」，即「相」不著「相」故，則「無言」「無相」之旨，了然現前矣！斯則名為「佛」之「知見」。

具「佛知見」者，是為「諸佛」，具「衆生知見」者，是為「衆生」，蓋「衆生」異于「諸佛」者，幾希！「諸佛」即「差別相」，不住「差別知見」，故能不壞「差別」見「平等體」（無言、無相）；「衆生」泥于「差別知見」，（知識）成「所知障」，故不了知「千差萬別」同「一體」故。是故楞嚴經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菩提、涅槃』。」何以故？吾人於一切「現象界」，或語言、文章，不能透視無餘，

則必「對立」反映而成「千差萬別」；譬如吾人所用之「玻璃茶杯」，即其「本體」而言，無「差別相」，若與「他杯」相比，始成「差別」；又「玻璃體」，本無「異相」，以「因緣差別」故，則能「幻現諸相」；故知「差別相」者，有「二種因」，一者「因緣幻現」，二者「相對假有」，「幻」「假」皆「空」，何可「執著」？以不「執」不「住」差別知見故，則不壞「假名」「幻相」，即見「平等體」也。若如是者，「衆生」即「佛」。若執「假名」「幻相」為「實有」者，即是「六道凡夫」；若離「幻、假」別覓「實相」者，是為「二乘」。何以故？「假名」「幻相」，何可「執有」？既名「幻、假」，更云何「離」？執「有」執「離」，是為凡夫、二乘「二種顛倒」。諸佛如來，透視「一切法」，「不住」于「相」，以其不住「法相」，異于「凡夫」，不住「非法相」，異于「二乘」。

六祖大師於一千三百二十年前，應運而生，傳佛「心印」，續佛「心宗」，指示衆生不假「坐禪習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亮杰根鈍，何克知此？但仰仗諸佛菩薩慈悲力故，每讀壇經，心生法喜！民國四十六年冬吾師上道下安法師宣講此經，余於此時，為素食方便故，住松山寺，以此勝因緣故，每會必與，為「常隨衆」。翌年冬，法會圓滿，余於是時，心中豁焉！為宏法利生故，擬將壇經採「貫珠體裁」以釋義焉，向師啓請，師鼓勵之！並示心要。余遂將經原文，貫以己意，直接成句，使其文貫義貫，如線串珠，故曰「貫珠」。雖將經文拆散，但不失「句義」為原則，並擬將經文用方字，貫文用宋字，俾讀者仍能找到「原文」，以窺「貫文」語義是否妥當？於四十八年初夏，農曆四月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諸佛歡喜日止，完

成初稿，經師過目後，復請各緇素大德加以斧正，然後綜合各方意見，加以修正，於四十九年秋完成二稿，定名為「六祖壇經貫珠釋義」。

雖經友輩敦促刊印流通，余以佛法深微，未經千錘百鍊何敢冒然從事；所以者何？夫釋經者，貴在創見，若無創見，形同虛設；大乘佛法，其義幽微，當以直覺（智）觀察，難以識心測量，吾輩凡夫情識未消，雖用「直覺」諦觀「實相」，然而「識心」未泯，難免乘隙滲入，如此觀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稍有差池，則能殺人「慧命」，卽所謂「一言引衆盲，相牽入火坑」，實非「危言聳聽」也。觀夫「共產黨徒」，禍亂半個世界，豈非馬克斯學說導引而入耶？由此可見「思想界」之著書立說，尚可影響全世界之安、危、治、亂，況「佛法」耶？可知所謂「創見」者，非易事也？因此雖未束諸高閣，但亦遲遲未敢付梓。

五十一年春，獅子吼雜誌創刊伊始，易陶天居士囑余撰稿，余因讀經甚少，一時缺乏適當題材，致此稿債，一再拖延，直至易居士出國前夕，伊見逼債無效，卽行搜索，擬將此壇經貫珠刊登，杜塞篇幅，余以藉獅刊一角之地，就正于讀者大德，或可拋磚引玉，亦屬美事。但因「原文」與「貫文」若要簡別，排版困難，若不簡別，又不得名為「壇經貫珠」；何況「貫珠」係文言體裁，舊調濃厚，不適合雜誌要求，遂議將貫珠譯成語體文，並在次序上重行編排，除偈頌方面，為保持壇經「偈頌」風格，仍採「貫珠」原文，茲將偈中「原文」排「方字」，「貫文」排「宋字」，以資簡別；其餘「長文」全體語譯，因其不見經中「原文」，次序又經重行編排，不得復名壇經，而名「六祖大師化迹因緣」。因宗門之旨，乃「向上一乘」，本「

不可說」，其「所說」者，乃以「因緣」而「時說」之，非其「時節因緣」，則「無說」也。「大道」無「形」，本不可「敍」，吾今於祖師滅度一千二百五十年後，其所敍者，乃「化迹」耳！吾輩後學若能於「祖師化迹」窺見「宗門奧義」，則庶乎近焉！亮杰凡夫，謹將此書供學術界研究壇經之前方便，供作為參考資料而已。至于學人欲窺「宗門奧義」，則必須如用「望遠鏡」焉，遂其「眼根」調整「度數」，以期見到「正式目標」為「宗旨」，是故吾今所調整之「尺度」，礙難盡如人意，讀者若能遂其「根性」自行「調整」，則所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或可更勝于此書也。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孟冬魯東趙亮杰序於臺北寓所